

卢沟晓月照千秋

□陈汉忠

心海涟漪

永定河日夜流淌,卢沟桥静静横卧,桥身的每一块砖石,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因88年前侵华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,为这座古老的石桥,写上了凝重的一笔。尽管当年的枪炮声已经远去,但卢沟桥却已成为中国人民永难忘怀的历史印记。

1937年7月7日夜,日军诡称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,遭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后,悍然发动进攻,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拉开战幕。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军,中国守军奋起抵抗,用热血和生命与敌人展开激战。危急关头,中国守军大刀队尽显中华儿女的无畏和英勇,寒光闪烁间,敌人鬼哭狼嚎,血光飞溅。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!”这激昂的旋律,正是他们战斗的真实写照。如今硝烟散尽,但当年的战斗呐喊,依然穿透历史的厚重帷幕,在我们耳边回响。

卢沟桥事变,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历史的长河,激起千层巨浪。它让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,却也将亿万同胞紧紧凝聚在一起。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,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八路军、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,成为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。在华北的崇山峻岭间,八路军115师设伏平型关。当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,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,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。这场战斗歼敌1000余人,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,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,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,那满山的硝烟与战士们坚毅的身影,成为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
百团大战,是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“扫荡”战役,参战兵力达105个团。大战历时数月,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,歼敌4万多人。在著名的黄土岭战役中,八路军巧妙利用地形设伏,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,战士们的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齐开火。激烈的战斗中,八路军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,“名将之花”殒命太行山。还有马岭之战、狮脑山战斗、涑源攻坚战等许多战斗,八路军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,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,子弹打光了就白刃战,刺刀戳弯了,就用枪托打,用石头砸,打得日军胆

战心惊,鬼哭狼嚎。

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,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”吟唱着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,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,中华儿女同仇敌忾,共赴国难,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。

茫茫林海雪原,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伸出鬼没,英勇战斗,令敌人闻风丧胆。1940年2月,他在吉林濛江被敌军围困,弹尽粮绝之际,仅靠吃树皮、棉絮维持生命,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九一八事变后,共产党人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抗联任团政委,在掩护部队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。日军对她施尽酷刑,但她宁死不屈,牺牲时年仅31岁。

左权将军是八路军的著名将领,1942年5月,日军集结了万余人合围太行山根据地,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他,主动请缨,揽下了最危险的掩护和断后任务。十字岭战斗中,他身先士卒,冲杀在最前面,一发罪恶的炮弹落在他身后,“同志们,赶快撤!”,这是他留下的最后声音,年仅37岁。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,我偶遇一位老人,他从河南来,他的爷爷曾在卢沟桥和日军激战。部队南撤休整后,又参加了徐州会战,最后倒在了台儿庄外围破袭战的硝烟中,牺牲时,口袋里还装着卢沟桥的焦土。今天,他携儿来到爷爷当年浴血奋战的地方,追忆往事,寄托哀思。当他听说我是一名中国空军老兵时,激动地握住我的手,连连说,现在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,再也不受敌人欺负了。

是的,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,中华儿女前赴后继,慷慨赴死的壮烈场面实在太多太多了。从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刘老庄八十二烈士,到晋察冀根据地英勇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;从乌斯浑河东北抗日联军八名女官兵集体沉江,到晋东娘子关战役,数万中国军人血溅山岭。还有上海淞沪抗战,广西昆仑关激战,山东台儿庄血战……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,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先烈们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,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卢沟晓月照千秋,华夏英魂传万代。卢沟桥的记忆,是中华民族伤痛,更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。胜利来之不易,我们唯有加倍珍惜,奋力前行,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,才能让长眠地下的先烈安息。

祖传“王府井”

□王鸢翀

祖宅王府一眼古井,远庙堂之高京都,处江湖之远旷野。黄海滩,皇岸外。皇岸是北宋县令沈起(字兴宗)围垦的海堤,史称沈堤。沈公挚友,唐宋八大家里的文豪王安石千里跋涉,写下《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》。沈堤接壤范堤,功成范仲淹。

皇岸大忠三贤,悉为王氏楷模。放弃王灶一河繁花,北垦荒烟草荡,我祖有幸发现长江故道地水余脉,白茫茫盐碱地打出哗啦啦一口甜水井,靠井建府,开河引水,排咸改土,广种始有薄收。

清祖慧识井眼,后继后知后觉,未料北迁转型农耕,盐业由盛转衰,危机悄然来临。离奇官司,打空了看不见的家底。连年干旱,三排瓦房莫名失火,靠井主屋侥幸保全。

民初家道中落,王府千金散尽,上善若水如故。淡水依然紧俏,王氏一井独享,变成免费“共享水缸”。

王家女童对井“照镜”意外落水,巧遇取水外姓搭救,偶然之中有必然。细水长流的无偿输送,福报为举手之劳的救命之恩,时逢开国新纪元。

清祖墓“扩”土地平整灰飞烟灭,清代祖屋以旧翻新化整为零,祖井不可移动安然无恙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祖德流芳的“井日子”,为缺吃少穿的紧日子鼓气充电,充实的时光无暇悲观。

赤日炎炎,晒得浑身漆黑的“野猴子”们,不在河里纳凉,就在井台戏水。一桶冷水醍醐灌顶,从头浇到脚爽得“神兽”嗷嗷怪叫。

勤快的馋嘴猴摘来大西瓜,装入网兜沉井,次日出井瓜分,解馋解暑解烦,又甜又脆又凉,

不闹肚子不闹心。体谅爷娘天不亮开早工,“孝顺猴”上王府井吊一桶甘露朝沾鲜水,熬一锅浓酽新麦薄粥,放到自然凉,青花瓷大碗表面,薄薄的粥油一片瑰丽,充饥解渴养眼补元安神,麦粥十全大补。滴水成冰,周天寒彻。水缸积水冻成冰轮,揭不开锅的灶,金冠连锅冻,独有“古道热肠”王府井温暖如春。悠悠井绳神龙摆尾,吊桶上蹿下跳,蒸汽直冒。吊水人心照不宣:每户一桶够全家低配,留下余地蓄水。春水低位大河减半小河见底,井水有限经不起无限挤兑,晚来“搜刮”半桶泥浆沉淀,取之不“净”照常生饮。

八月风号,大雨大潮。浑水滔滔,诡疫祟祟,古井破防,四顾茫茫,无觅放心水一勺。清淤水自净,还看王府井。

淘井老手渔夫小爷和王府三兄弟,挑泥挖沟搭档志龙、志达,鲁班信徒志安,一鼓作气抽光井水,二人操井绳,逐个送下井,挖淤上传,间隔一小时换人。井口容一人,小爷打头阵。脚踩软梯沿壁徐徐降井,不时回声嗡嗡作响。小爷探到井底才看到,井口小故布疑阵,井壁渐下新扩,井腹鼓起怀胎十月状。坐井观天,井筒不是直筒筒圆柱,而是头尖底大宝塔,宝塔绝顶天自圆。下井容一人,井下纳三人。志龙掘到硬茬,庞然大物竟是奠基磐石,不晓得当初是怎么“落井下石”的。不禁感叹老祖宗真讲究,打的井口风紧,度量大,渗水匀、水位高、基础牢,几百年井砖一副好牙口,一块不坏一块不松,劳苦了井圈绳痕累累。

四条汉子“全井扫描”,不留死角精洗祖井,不遗余力礼敬祖宗,乃我平生所见第一次,也是王家最后一次淘井,迄今半个世纪。

紧日子一天天宽裕,余庆人家打井,有的直接打在厨房当水缸。王府井像个退休前的二线干部,无官一身轻。省城钻井队,触动了王府井人换一种“井日子”的二心,农转矿,不是不可能。

钻井队钻孔子,一钻十年。向地壳打下干“窗”百孔井眼,出具文书:天然磁铁矿,鸡窝状分布,矿储开采达标,地质构造复杂……

十年一梦无,出门闯江湖。

堂兄老二未雨绸缪,早在海边老垦区安家。老大举家迁往新岸。老四带八弟三板斧走四方,八哥他乡结良缘。老五选拔到南京长江大桥铺轨枕。老七逆流三江源,从军青海。亲兄长跋涉万里,

基建克拉玛依。二哥随姨父“砖家”砌窑生火,为经济建设“淮海战役”添砖加瓦。

家父投身革命即为家,走远乡奔故乡英年早卒,儿幼不孝,少不知愁。白发亲娘送子参军,儿如野马脱缰。

兵归井眼空流泪,万呼不见娘亲回。游子旧主新客,唯独基因血脉,原始档案,祖井孙影,籍贯亘古不改。

祖传古井不起眼,只因祖宗好心眼。井田王府安社稷,王府井田固江山。

古井稀贵,并非王府独有。普天“王土”,“井”绣江山,铁血永固。东南凤城,凤眼姊妹井。姊井少主,胶东好汉余文韬,待客深井水酒瓢饮。姊妹双龄千寿,水色清冽不枯,井貌青衣不妖。

西南兵镇四甲日寇破城,烈女倒栽投井免辱,病弱投毒誓与敌寇同归于井。井不瞑目,见证多少绝唱悲歌;井废土填,掩埋多少惨无人道!劫后遗存盛世的宝光古刹,双井相隔二丈,一甜一咸称奇。

民以食为天,食无水不存,守井如护国宝。文心雕龙检察官,邀我作证明田丹心。四甲镇北,大明龙泉古井钢杆拱卫,井圈披红“井”上添花,姜氏大德长辈剪彩,庄重雄仪历历在目。台商“大华”掌门姜德臣,少年饮乡井,老来怀乡助学,报国翻造卫校。两岸一统如箭在弦,巨公已然驾鹤,姜井可曾明鉴“大华”归心?

故井桑梓根故,明月异地缘明。我欲作别乡井,赴他乡市井,烟火红尘天伦。

斗转星移,时过境迁,只有古井原地等你,寸步不离。祖井禅修如眠,王府井田成方,恍回“出厂设置”。乌发梦矿井,田汉白首不弃农耕。王孙各奔前程,不远北上广深。导航返程起点,赫然机器人小镇。世代沿袭的产业结构,裂变不可逆转。

也曾出江,也曾入海,未老先糊涂,门禁密码记不住。每闻提醒“按#号键”,不禁窃笑。估猜编程理工男,必是用心良苦的“背井游子”,不然为何独将#号单列,还要暗码明设?开禁就得按#,忘#必忘来路,忘本无后路,程序心思缜密天衣无缝,倒逼浪子背井回头。

井壁苔藓同,浮现太极殊。浪迹天涯,走不完王府祖井目送的光阴;怀远追梦,跳不出古井太极的圆心。乡愁何解?本草水煮。诗与药方,远在天边,近在井田!



作者:钱新明



海门到北京,直达了!

□早春

婚成家添子。去年国庆返海,宝宝幼小不宜乘机,全家五口,首选北京南通往返火车。夜色朦胧,五人包厢,孩儿嚷嚷,其乐融融。一夜摇曳,清晨抵通,手推婴车,大箱小包,行李满满。滴滴出行,亲人接站,诸多不便,心中顿生感慨:夜行千里思念根,眷恋故土乡愁深;今春新迁居北辰,只为梦中火车乘。又蓦然想起,儿时母亲唱的那首:“摇摇摇,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,外婆说我是好宝宝!”流传经久的童谣。如今,也成了我外孙宝宝的催眠曲。

海门⇌北京,火车直达!一望25年啊,青丝变白发,少妇成外婆。有多少宝宝在外婆的摇篮中梦喃长大?故乡啊,海门,夜夜在梦里。

